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中国军事典籍外译研究专题

翻译写作学视角下《孙子兵法》十二英译本 译文表述解读与评析

杨士焯^{1,2}, 周旭²

(1. 厦门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孙子兵法》是中华典籍中的兵法经典,居武经七书之首位。以12部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根据翻译写作学理论,着重研究不同译本中译文的表述视角与表述方式,从用词、修辞手法和译文排列等方面来展开解读与评析。可以得出结论:在典籍翻译中,译者既要努力保持原文文化特色,又要克服冗余信息的累赘,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突出译文本旨。

关键词:《孙子兵法》;翻译写作学;英译本;表述方式;中华典籍;典籍翻译

中图分类号: E 892; H 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1.001

一、《孙子兵法》与文本价值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书中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12年,全书共有6072字,计十三篇。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足见该书在当时的影响力。根据郭化若研究,史记所载孙武呈吴王之十三篇,并非后世所传完整之十三篇,但其基本思想精髓尽皆出于此。^[1]

早期的典籍普遍存在多版本的问题,这主要是民间手抄或落后的印刷术造成的。经综合梳理考证,《孙子兵法》主要有三种版本:

一是十一家注本,196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

所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是流传最广、最响力最大的版本,是《十家注》系统的母本。据孙星衍、毕以珣和余嘉锡所言,“杜佑本不注《孙子》,其注乃《通典》之文;去佑之数,正合十家”。因此,下文中均标注为“清代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二是武经本,计有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印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传世本就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武经七书》。三是汉简本(简策本),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初竹简抄本,是现今为止最早的版本。

《孙子兵法》版本并不繁杂,差异流于无关宏旨的字词。经过辨认考据,具有意义差异的词句主要为《形篇》中的一句,根据该句,可以大致判断出该文本是属于传世本还是汉简本:

(1)“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传世本)

(2)“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汉简本)

这其中,郭化若^[1]和陶汉章^[2]取前者,吴如嵩^[3]

收稿日期:2024-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写作学的学科建构与拓展研究”(13BYY043);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林语堂的词典学思想研究”(FJ2022B046)

第一作者简介:杨士焯(1962—),男,四川阆中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写作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E-mail: szyang@xmu.edu.cn

取后者。如果从逆向思维角度来审视,上述两种文字表述只是角度不同,其军事思想还是并行不悖的。

整体观之,《孙子兵法》全文整体结构简约精微,“按‘道、法、术’三大层面进行安排”^[4],文字表达奇伟,舍事言理,汇集了孙子的战争智慧思想,理论体系高度有序化,具有视野广、论述深、实用性强等特点。据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比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早了2300年,区区十三篇胜过后者之滔滔百万言。^[1]以色列战略学者克里费德评价道:“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最佳(the best)。”^[5]《孙子兵法》讲权谋、军事管理、将才素质培养等原理,此外更可以运用于外交、商贸、教育等各行各业,既是谋略之书,也是智慧之书。

《孙子兵法》虽属春秋战国时期作品,文字与同时代的作品相比,却更为浅显易懂,笔者将之

誉为“文言文中的白话文”。有趣的是,《孙子兵法》与百余年后出现的《孙臆兵法》相比,后者文字更显艰涩,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孙臆兵法》是1972年2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残简断篇太多,大量文字空缺,因此识别和理解极为困难。相比之下,《孙子兵法》完整完善多了!

如果按照现代文体分类,《孙子兵法》理应归属非文学作品(Nonfiction),但其丰富的修辞表达更具备文学性与艺术性。杨少俊等曾详细统计《孙子兵法》一书中的修辞手法,全书一共10种修辞手法,共计215例,其中,《虚实篇》的修辞手法使用最多,达32种,《行军篇》中修辞手法最少,也有6种。《孙子兵法》在具体修辞手法使用上,对偶有68例,占总例数的31.6%;其次是比喻与排比,分别为32例与31例,占14.88%、14.42%;另有对照、层递、反复等^[6]。具体见表1。

表1《孙子兵法》修辞手法使用情况统计表

修辞手法	对偶	比喻	排比	对照	层递	反复	蝉联	夸张	设问	反诘
例数	68	32	31	28	15	15	10	9	4	3
占比	31.63%	14.88%	14.42%	13.02%	6.98%	6.98%	4.65%	4.18%	1.86%	1.40%

《孙子兵法》全书结构严谨,修辞多样,富于经典格言,现摘抄若干例如下:

(1)对偶:“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

(2)引典:“《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争篇》)

(3)比喻:“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形篇》)

(4)夸张:“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形篇》)

(5)设问:“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

(6)对照:“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7)层递:“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军争篇》)

(8)顶针:“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

(9)重叠:“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

(10)摹形:“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势篇》)

《孙子兵法》中的混合修辞(排比、比喻、夸张、对仗)更为显著,例如:

(1)“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

(2)“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军形篇》)

(3)“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4)“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

上述这些是构成本书文字价值的基础,人们不但从中学习到兵法知识、人生智慧,更能体会到典籍的文辞之美。

二、《孙子兵法》英译本研究概述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其中英译本最多。孙志明结合多方面数据的统计得出,《孙子兵法》英译本自1905年问世至今共有59种之多,其中,1905年至1972年期间有8种,1972年之后有51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增加之势。^[7]由于各学者在统计时的标准、研究目的与关注重点不同,所得出的统计数据也必定有差异。在此仅转引前人的统计与研究以作综述。根据詹姆斯·克拉维尔的研究,英文译本最早出现于1905年,首位译者是P. F. Calthrop(卡尔斯罗普)。1910年,Lionel Giles(翟林奈),即《论语》翻译者Herbert Giles(翟理斯)的儿子,推出经典译作。^[8]一些中国译者也推出了各种优秀译本。从不同角度对诸多译本展开解读,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典籍的英译策略、了解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探求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国内学术界对《孙子兵法》译本的研究早已有之,近年来研究角度更呈现多元化。

在整体研究方面,刘晓霞以霍姆斯与图理建立的描写翻译学理论为基础,对近百年《孙子兵法》各英译本及译者展开历时性梳理与研究,分析了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与不同时期翻译过程受到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制约,对加深了解《孙子兵法》有着积极意义。^[9]

在策略研究方面,黄海翔关注到西方译者以“人本主义价值观”为标准对中国典籍的曲解。他选取《孙子兵法》Minford(闵福德)译本中“诡道”英译为例,指出其中的文化误读,分析其翻译意图与策略,提出了“典籍英译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解决方法^[10]。黄海翔进一步从规范伦理学视角评述《孙子兵法》Mair英译本的杂合伦理观,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异化策略,指出在后殖民语境下西方译者未能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国文化,其本质问题在于西方文化语境中对于评价归化与异化的功利原则是一致的。^[11]纪蓉琴重点对比分析了《孙子兵法》的英汉元语篇标记语,明确指出了微观层面上典籍英译的策略定位及选择的客观依据,即元语篇的主体间性本质。^[12]二者的研究都为典籍英译策略的探索带来新的思考。

此外,陈红与李加军以林戊荪和袁士楦两部

《孙子兵法》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用词为研究对象,从翻译选择过程理论角度研究译者选词过程的差异,从文化因素处理、同义词选取、修辞形态、译者变通策略、原作风格、对原作的理解等六大方面揭示译者选词差异的原因与微观过程。^[13]这对典籍英译的选词研究有重要启示。

也有学者通过访谈方式梳理对《孙子兵法》英译的研究。郑建宁于2019年5月对安乐哲进行访谈,重点包含与《孙子兵法》相关的典籍对比与译本对比、译者的英译动机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建议。访谈过程重点了解了安乐哲对《孙子兵法》的独特见解。安乐哲认为《孙子兵法》是一种哲学典籍,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译本应当回归《孙子兵法》本意,应当通过中西合译来更好地翻译与出版典籍。^[14]《浙江学刊》也于2020年5月邀请郑建宁与黄朴民讨论《孙子兵法》英译并对比中西军事思想,此次的访谈重点在于军事方面,与英译本研究本身关联较小,但对英译研究与实践具有启发作用。

在本研究中,我们另辟蹊径,拟借鉴翻译写作学理论来开展深入研究。

三、翻译写作学中关于翻译表述的研究与应用

翻译写作学是“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探讨翻译技巧、探求发挥译文语言优势学说的应用翻译研究”^[15],可以视为“内向型本体翻译理论”的分支或组成部分。“翻译写作学”的名称最早见诸《英汉翻译教程》^[16-17]“序言”和“第八章”,随后杨士焯以论文《简论翻译写作学的建构》描述了翻译写作学的建构体系^[18]。其《英汉翻译写作学》全面系统地建构了翻译写作学,特别是以中西翻译研究为基础、以英译汉为重点,展示了翻译写作学的可能研究范围与目标。^[15]现已形成具有独立名称“翻译写作学”的学术研究范式。

根据翻译写作学论述,翻译是一个“感知—运思—表述—检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译文写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文质量。在翻译前阶段,译者首先要对原文进行感知,这是一种通过人脑反映直接作用于自身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属性的认识过程;译者在感知原文的内容、形式与意义之后进入对译文的选词、句子

表达与结构的琢磨、思考、筹篇阶段,是为运思;随后是表述阶段,即译者落笔写出成句、成篇的译文;最后是对译文整个文面及结构的详细检视阶段。其中,感知与运思涉及译者、原文作者与读者等诸多因素,表述则是译文好坏的关键环节。杨士焯指出,表述是使思维成果外化的手段,是运用语言体现思维活动的手段。^{[14]48} 翻译的表述包含用目标语表述和使译文完美。表述是译者自翻译活动开始起的心理目标。译者通过表述将翻译先期阶段的感知与中期阶段的运思结果付诸文字、形成译文。译者应当遵循原文的人称与视角,并进行协调,规范译文表达,确保译文与原文相符的逻辑性,同时承继原文的表述方式与风格,在此基础上略微呈现自己的翻译风格,以增加译文魅力,凡此为表述过程之要。从翻译写作学视角研究《孙子兵法》英译本,解读与评述各译本中的表述异同,有助于多视角地探索

《孙子兵法》英译有效策略,深刻思考典籍英译。本文以翻译写作学的“感知—运思—表述—检视”中“表述”环节为出发点与切入点,同时结合林语堂的《当代汉英词典》(在线版)^[19]中相关词条译义及配例进行解读与评析。该词典涵盖经史典籍中的古文古义以及文言辞义,可做参考。

四、《孙子兵法》十二英译本解读与评析

本文依据读者接受度与传播程度,选取中外译者的 12 个《孙子兵法》英译本,其出版信息见表 2。笔者就其中的表述方面进行解读,从细微着手,重点评述译文的排列、用词、句法等方面。对于译者采用何种原文版本,主要依据是译者在译本前言的说明。如果原译没有说明,我们就以“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传世本)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汉简本)来甄别定位。

表 2 《孙子兵法》十二英译本出版信息

译者	出版年	源发语文本底本	其他信息
张惠民	1995	银雀山汉墓竹简,并综合多种原文版本	双语对照版,英译在前,原文在后
罗志野	1996	未说明	该译本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属一百丛书系列,依该丛书体例将译文排列分成一百则,配有详细中文脚注
袁士楨	1998	未说明	双语对照版;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
林戊荪	2001	未说明	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
Lionel Giles (翟林奈)	1910	清代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	双语对照版,2008 香港版再印版,沿袭最早译文版本排版格式,以句或句群编号,有 John Minford 做新序
Samuel Griffith	1963	清代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	单语英文版,译文按句子切分编号,几乎每句后面有注解和评析
Roger Ames (安乐哲)	1993	银雀山汉墓竹简	双语对照版,英译在前,原文在后,原文为繁体字竖排,译文按篇排列。于封面标注所依据原文版本
Ralph D. Sawyer	1996	语焉不详,仅提及借鉴银雀山汉墓竹简	双语对照版,译文按篇排列,分段。译者指出其翻译有其中国太太的协助
Thomas Cleary	1998	语焉不详	该译本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
Minford	2002	清代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	双语对照版;明确注明依据十一家注本,即,清代孙星衍校勘《孙子十家注》,同时参考竹简本
Jonathan Clements	2014	未说明	单语英文版;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
Michael Nylan	2020	未说明	单语英文版;未说明所依据原文底本,但非汉简本

(一) 表述的视角: 孙子曰

“翻译的表述分为两个方面:用目标语表述和使译文完美。”^{[15]54} 翻译的表述虽然不需要像写作的表述那样确定人称和视角,但是译者也需要遵循原文的人称和视角。《孙子兵法》虽认定

为孙子所写,但文中多处见“孙子曰”,属第三人称视角,故此可以推测或为后世编撰者所加。各家译本中的“孙子曰”译文各不相同,陈列如下:

- (1) Sun Tzū said: ——Lionel Giles 译
- (2) Sun Tzu said: ——Samuel Griffith 译

(3) Sun Tzu said: —— 罗志野译

(4) SUN-TZU SAID: —— Ralph D. Sawyer 译

以上四种译文基本均将“孙子”译为 Sun Tzu, 属于约定俗成译法, 且“曰”都不约而同地译为 said, 唯一不同的是 Ralph D. Sawyer 将孙子名称的译文全部大写, 以求突出醒目。

(5) Master Sun said: —— Roger Ames 译

(6) Master Sun said: —— Minford 译

(7) MASTER SUN: —— Thomas Cleary 译

以上三种译文也基本相同, “孙子”均译为 Master Sun, 用 Master 一词或有对孙子的一种尊崇之意。Roger Ames 与 Minford 也将“曰”译为 said。而 Thomas Cleary 的译文较为不同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译文全大写形式, 二是未将“曰”字译出。

(8) Sun Zi says: —— 张惠民译

(9) Master Sun says: —— Jonathan Clements 译

这两译文不同的是, 张惠民将“孙子”用拼音形式翻译, 而 Jonathan Clements 则是沿用前人译法 Master Sun; 相同的是, 二人在“曰”字译文上均采用了现在时态。同样将“曰”字译为现在时态的还有:

(10) ..., says Master Sun —— Michael Nylan 译

MASTER SUN SAYS, ... —— Michael Nylan 译

Michael Nylan 的译本同样采用了现在时态来翻译“孙子曰”, 但他的译文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其第一篇在首句句尾译为 says Master Sun, 其余篇则是在篇头以全大写形式译为 MASTER SUN SAYS, 对于为什么在首句与余篇采用两种不同译法, Nylan 并未做出解释。

(11) Sunzi said: —— 林戊荪译

林戊荪译文同样将“孙子”用汉语拼音形式翻译, 但拼写法与张惠民(Sun Zi)不同。

除上述 11 个译本之外, 袁士焯译本较为独特, 其每篇的“孙子曰”都没有翻译, 缘由不详, 或许考虑到《孙子兵法》为孙子本人所著, 用第三人称视角有所不妥。此外, 袁士焯的译文和 Griffith 的译文相似度极高, 一些词句高度吻合,

具有显性相似特征。可否判定袁士焯版本是在 Griffith 版本上参照翻译的? Minford 在自己译本的“序言”中谈及袁士焯译本, 对此未做评析。

综合来看, 以上各版本译文各有不同, 但多数都遵循了所依据的原文表述人称和视角, 体现出不同译者的处理方式。

(二) 表述的方式: 术语与修辞手法

根据翻译写作学理论, 译文的表述必然受到原文文体、逻辑、修辞、风格等的限制。不同文体的原文有着不同的逻辑性与风格, 对于文章的结构、语言、修辞和句式都有特定的要求, 译者在表述译文时应当注意在表述方式上尽量遵循这些要求, 要“根据原文的信息、文体、目标语读者来表述译文”^{[15]54}, 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在阅读时有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反应。

《孙子兵法》蕴含着丰富的修辞与精美的文字, 在所述十二英译本中, 不同译者也采取了风格各异的表述方式来呈现原文的思想内容。兹选若干示例并解析如下:

1. 古代军事术语的翻译表述分析

《孙子兵法》一文中有许多古代战略战术与军事术语。不同的译者在这类术语的英译表述上有所不同。兹选取其中两例做解读与评析。

原文 1: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计篇》)

释义: 凡是未开战之前预计可以打胜仗的, 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古代用兵前在祖庙里举行一定的仪式讨论决定作战计谋称为庙算。)^{[1]10}

《当代汉英词典》(在线版)中, “庙算”的英译为 plans of the court, 明确了“算”义。结合此释义, 我们解读各译本译文。

译文:

(1) many calculations in his temple (有注解) —— Lionel Giles 译

(2) the estimates made in the temple (无注解) —— Samuel Griffith 译

(3) in the temple —— 罗志野译

(4) in the temple (原译本有文内注解: translator's note: an ancient Chinese practice) —— 林戊荪译

(5) In the temple before battle (原译本有脚

注:in a temple chamber)——Clements 译

以上五个译本中均用 temple 一词来译“庙算”,而有做出注解的更利于读者理解为何要在“庙”里运筹,其中 Clements 的脚注较为清楚明白。

(6) at the council of war in the ancestral temple——张惠民译

(7) in the ancestral temple——Ralph Sawyer 译

以上两个译均用 ancestral temple, 要么英雄所见略同, 要么后者参考前者, 而 ancestral temple 一词较之 temple 更为直接、明白地表达出“庙”(宗庙)一词原文所指。

(8) in the temple rehearsal of the battle——Roger Ames 译

此译文中, rehearsal 一词词义为排演、预演、演练, 读者或许能体会到这是战前军事演习。

(9) in the temple calculations before ... ——John Minford 译

(10) in the “temple calculations” before battle——Michael Nylan 译

Minford 译文使用了 temple calculations, 真正直接译出了“庙算”二字, 但是他未说明原文为何有“庙”。Michael Nylan 也沿用了与其相同的译法, 说明其对该译文的认同。

(11) figure on victory at headquarters before ... ——Thomas Cleary 译

该译文将“庙算”一词译为 figure on victory at headquarters, 把“庙”(temple) 隐匿掉了, 原文的基本义没有丢失, 但利于读者尽快而有效的理解, 同时抛弃“庙”的历史关联, 即不让冗余信息或次要信息拖累译文读者, 这姑且可称之为典籍翻译中的“轻装上阵”。

(12) if the estimates made before a battle (“庙”省略)——袁士槟译

袁士槟译文中直接省略了“庙”一字, 省去 temple 一词的拖累, 减少了冗余信息, 使得译文免于戴着脚铐前行, 有利于读者通过译文直观理解原文。当然, 如译出 temple 一词, 宜在译文注释中将“庙”一字作详细注释, 这样就圆满了。

原文 2: 三军之众, 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 “奇正”是也。(《势篇》)

释义: 统帅全国军队, 即使遭受敌人的进攻, 也不一定失败, 这是由于“奇正”运用得正确。(奇正, 古代军事术语, 指奇兵、正兵的战术运用)^{[1]47}

译文:

(1) direct; indirect——Lionel Giles 译

(2) direct; indirect——John Minford 译

“奇正”一词具有中国古代朴素辩证军事思想的谋略。以上两个译文均将“奇”与“正”分别译为 indirect 与 direct, 二者译文高度吻合, 但这两词未尽其义。

(3) normal; extraordinary——Samuel Griffith 译

(4) normal; extraordinary——袁士槟译

(5)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Clements 译

(6) normal; special——罗志野译

以上四个译文用词也多有重叠和相似, 严格说起来都不太能体现中华文化里“奇正”的丰富辩证思想。

(7) unorthodox; orthodox——Ralph Sawyer 译

(8) unorthodox; orthodox——Thomas Cleary 译

以上二者译文相同, 同样使用 unorthodox (非正统的) 与 orthodox (正统的) 来表达原文的“奇”与“正”, 但还是和原文意思出入较大。

(9) established practices; surprise tactics——张惠民译

(10) “surprise” (ch’i); “straightforward” (cheng) cooperations——Roger Ames 译

(11) surprise; convention——Michael Nylan 译

以上三个译文均见 surprise 一词, 经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20] 与《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 6 版)^[21], 在英语表达中, 似并未见有 surprise army 一说。而我们在《当代汉英词典》(在线版)^[19] 的“奇”条下, 查得短语配例“奇兵”, 其英译为“a surprise military move”, 再以“surprise”一词“逆向”查询, 在“劫”条下查得配例“劫营”, 在“突”条下有“突击”的配例, 英译皆为 surprise attack。由此可以理解, 以上三位

译者或是想通过 surprise 这一词来表达原文中“奇”字的“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之意,与林语堂英雄所见略同。

(12)qi(奇);zheng(正)——林戊荪译

林戊荪译文直接用汉语拼音译,并附汉字,表明译者知道英文里没有对应的说法。译文读者只能通过原文随后的文字来体会“奇正”谋略。这是已知所有译本中少有的采取术语全音译的办法。

2. 对偶修辞手法的翻译表述分析:选词与结构形式

原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形篇》)

释义:善于防守的人,深深隐藏自己兵力于各种地形之下;善于进攻的人,高度发挥自己力量,动作于各种天候之中。^{[1]38}

译文:

(1)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the earth; the topmost heights of heaven. ——Lionel Giles 译

(2)the deepest recesses of the earth; the highest reaches of the heavens——Roger Ames 译

(3)the deepest recesses of the earth; the highest reaches of the heavens——Michael Nylan 译

以上三个译本较为相似,其中 Roger Ames 与 Michael Nylan 译文高度相似,或是直接借鉴,或是不谋而合,当然,这都是翻译活动中常出现的情况。译文中均用了形容词最高级形式来表达原文中的“之下”与“之上”。

(4)deep under the earth, above the heavens——张惠民译

此译文简练,直接译出原文“九地”、“九天”之意。且其中 deep under 与 above 三词很好地表现出原文的“藏于……之下”与“动于……之上”。

(5)burrow deep into the earth; sweep down from the heights of heaven——Clements 译

(6)the lowest depths of Earth; the greatest heights of Heaven——Ralph Sawyer 译

(7)the deepest depths of the earth, the

highest heights——Thomas Cleary 译

(8)the depth of the earth; the highest reaches of heaven——林戊荪译

以上四个译文也较为相似。其中,林戊荪译文的后半句 the highest reaches of heaven 与 Roger Ames 的译文高度相似,但其译文在形式上未能与原文完全相符,前半句使用名词结构,后半句使用形容词最高级结构。

(9)the ninefold earth; the ninefold heavens——Samuel Griffith 译

(10)the ninefold earth; the ninefold heavens——罗志野译

(11)the ninefold earth; the ninefold heavens——袁士楦译

(12)the Ninefold Earth; the Ninefold Heaven——John Minford 译

以上译文均将“九”译为 ninefold,该词词义为九重的,译文表达了“九重地、九重天”,使得外国读者易于理解原文意义,承续原文意义与气势。由此也足见译者们认真严谨,能以一种批判性的目光审视前人译文,择其善者而从之。至于后译本与前译本的相似性(雷同)问题,还需查看后来的译者是否有所解释还是偶合。

3. 比喻修辞手法的翻译表述分析:选词

原文:故举“秋毫”不为多力。(《形篇》)

释义:这就像举得起秋天的毫毛(极言其轻)算不得大力。^{[1]40}

译文:

(1)an autumn hair——Lionel Giles 译

(2)an autumn hair——Roger Ames 译

(3)an autumn hair——Michael Nylan 译

(4)an autumn down——Samuel Griffith 译

(5)an autumn down——袁士楦译

(6)autumn fur——Minford 译

(7)autumn fluff——Clements 译

《当代汉英词典》(在线版)将“秋毫”英译为 the fine down of birds in autumn。结合此释义来看各译本。为了表达“秋毫”,各译本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秋天”一词非常一致,而“毫”的译法有四种。Lionel Giles, Roger Ames 与 Nylan 均用 hair, Griffith 与袁士楦用 down, Minford 用 fur, 而 Clements 用 fluff。四种均是

毛发类的极轻之物,可谓集表达毛发的英语单词之大全!

(8) a strand of animal hair in autumn (animal hair is very fine and light in autumn)^①——林茂荪译

(9) a bird's feather 鸟毛——张惠民译

(10) a very light hair——罗志野译

(11) a hair——Thomas Cleary 译

上面三种译文去除了“秋”的字面义,只保留“毫”的本义,原著的意思无非就是表达“轻”。因此,在典籍翻译中,若此句情况,可以将不影响传达原句本义的字面义词删去,如此做到“轻装上阵”,不让冗余信息拖累译文读者。道理与上述“庙算”的处理是一样的。

(12) (lifting) an autumn hare (举兔子)——Ralph Sawyer 译

最有意思的是,Ralph Sawyer 的译文从“举秋毫”变身“举兔子”!当然也是“不为多力”(具体视不同地区的兔子品种而定)。是译者有意为之,还是误译?笔误?或排版误?这与夏济安把 cow(牛)当作 crow(乌鸦)似乎如出一辙,是为笑柄!

4. 设问修辞手法的翻译表述分析

原文: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篇》)

释义:请问:“假使敌军众多,而严整地向我前进,该怎样对付它呢?”回答说:“先夺取敌人所心爱的有利条件,就能使它[陷入被动而]听从我们[调动]了。”^{[1]121}

译文:

(1) If asked how to cope with a great host of the enemy in orderly array and on the point of marching to the attack, I should say: “Begin by seizing something which your opponent holds dear; then he will be amenable to your will.”——Lionel Giles 译

(2) If you ask me how you might prepare for the arrival of a well-organised enemy army, I would say: first seize that which he loves, then he will listen. ——Clements 译

(3) If I dare ask, if the enemy is numerous, disciplined, and about to advance, how should we response to them? I would say, first seize something that they love for then they will listen to you. ——Ralph Sawyer 译

(4) If someone asks: “How shall we deal with an enemy army that is coming in large numbers and in close ranks?” The answer is: “First of all, wrest from him what he cherishes most and he will have to comply with your wishes.”——张惠民译

(5) Suppose I am asked: If the enemy, in great numbers and with strict disciplined in the ranks, is about to advance on us, how do we deal with him? I would reply: If you get ahead of him to seize something 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he will do your bidding. ——Roger Ames 译

(6) Supposed someone posed the question: “How should we prepare for an enemy fortified with great numbers and with strict discipline, who is about to advance on us?” I would reply, “If you seize whatever he values most, before he can prevent you from doing so, you will have his ear.”——Michael Nylan 译

(7) Should one ask: “How do I cope with a well-ordered enemy host about to attack me?” I reply: “Seize something he cherishes and he will conform to your desires.”——Samuel Griffith 译

(8) Should one ask: “How do I cope with a well-ordered enemy host about to attack me?” I reply: “seize something he cherishes and he will conform to your desires.”——袁士楨译

以上译例均采用了 If、Supposed、Should 等虚拟语气词起句接 ask 一词翻译原文的“敢问”,并使用 How 翻译原文的“若何”,符合英语设问表达方式,同时准确地译出原文。其中,Lionel Giles 与 Clements 没有沿用原文的疑问句形式,而采用了陈述语序形式,这种翻译策略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的处理。另,Griffith 译文与

^① 林茂荪译文采用文内夹注解,详则详矣,但也可能造成读者的阅读卡顿。

袁士槟译文除 seize 一词首字母大小写不同之外,其余表达完全一致。

(9) To the question

“How should we confront
Numerous and well arrayed,
Poised to attack?”

My reply is

“Seize something

He cherishes

And he will do your will.”——Minford 译

(10) To the question, “What shall we do if a large and well-organized army marches against us?” the answer is: “Seize whatever the enemy prizes most and he will do what you wish him to do.”——林戊荪译

以上两个译文与前面译文有所不同,均以 To the question 译“敢问”,Minford 采用疑问词 How,而林戊荪则使用 What shall we do 翻译原文的“若何”。

(11) It may be asked, “If the enemy comes to attack you with a large and well-ordered army, how do you deal with it?”

The answer is, “Seize what he cherishes and he will conform to your desires.”——罗志野译

(12) It may be asked, when a large, well-organised opponent is about to come to you, how do you deal with it? The answer is that you first take away what they like, and then they will listen to you. ——Thomas Cleary 译

罗志野译文与其他译文均不相同,他一改其他译文的设问方式,独特使用 It may be asked 这一形式主语被动句式翻译“敢问”,或有其对原文不同的理解与释义。

(三)表述的方式:译文排列

除了以上字词译例之外,《孙子兵法》的行文排列也有差别。在所研究的十二个译本里,十一个都是散文排列,唯独 Minford 的译文采用了诗行排列。

原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限于篇幅,正常排列只举四例)

释义: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研究的。^{[1][2]}

译文:

(1) Sun Tzū said: The art of war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 road either to safety or to ruin. Hence it is a subject of inquiry that can on no account be neglected. ——Lionel Giles 译

(2) War i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te; the province of life or death; the road to survival or ruin. It is mandatory that it be thoroughly studied. ——Samuel Griffith 译

(3) War is a vital matter of state. It is the field on which life or death is determined and the road that leads to either survival or ruin, and must be examined with the greatest care. ——Roger Ames 译

(4) ARMS ARE A VITAL MATTER FOR THE ruling house, says Master Sun. As the arena of life and death, as the path to survival or ruin, this subject merits due reflection. ——Michael Nylan 译

以上译文均为正常行文排列,其中较为不同的是 Michael Nylan 将首行句(前七个单词)全大写,或有开篇强调之意。

(5) Master Sun said:

War is

A grave affair of state;

It is a place

Of life and death,

A road

To survival and extinction,

A matter

To be pondered carefully. ——Minford 译

这种分行排列方式,与 David Hawks 所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部分诗词的排列方式相似。

原文: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红楼梦》第三回)

译文:

She had, moreover,
eyes like a painted phoenix,
eyebrows like willow-eaves,
a slender form,
seductive grace;
the ever-smiling summer face
of hidden thunders showed no trace;
the ever-bubbling laughter started
almost before the lips were parted.

这一排列方式使得译文更为清丽可诵,当然,其代价是篇幅和页码剧增。在霍译《红楼梦》里只限于原文的诗词部分,而在《孙子兵法》译著,却是全文如此,真是别出一格。对此,Minford在其译本中指出,《孙子兵法》写于竹简上,“具有警句散文风格,使用了自由押韵元素”^{[22]xxiii},故此,“我将译文划分为短行,以保持原文形式”^{①[22] xxxvii}。

从以上对典型译文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译者的译文呈现方式大不相同,特别是Minford译文排列属于有别于原文的创造性发挥。

五、结语:中华典籍外译的启示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过程,而且成为身份建构的途径”^{[23]59},中华典籍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化身份或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典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文以翻译写作学理论为基础,以《孙子兵法》十二译本英译文为研究对象,对译文表述的视角与表述方式做了解读与评判。由此得知,中华典籍翻译的第一步,是妥善考证并注明所依原本,做到译有所归,论有所凭。其次,原则上不能全盘或部分照搬前人译文,但越是名著,重译本也就越多,适当合理的借鉴是催生、完善优秀译著的好办法,不能惟一本论,人无完人,译无完译。多重译本的出现和存在更能展现原作全貌。更为重要的是,典籍翻译既要保存原文的文化特色,又要防止译文累赘,尽可能去除冗余信息,轻装上阵,减少次要因素干扰,突出译文意图(intent),这是典籍翻译的矛盾统一体。

为了做好中华典籍翻译,比较理想的翻译模式之一是中外译者搭档,如中外夫妻译者搭档(杨宪益与戴乃迭模式)、翁婿译者搭档(霍克斯与闵福德模式)等。有中国译者,理解有保障;有目标语母语译者,表达有保障。

因篇幅所限,仍有许多典籍外译的要点有待深入探讨,比如典籍首译与重译(复译)问题、外国译者间译文差别问题、中国译者间译文差别问题、外国译者群与中国译者群的译文区别问题、个体译者与团队译者关系问题、个体翻译与官方翻译关系问题等。典籍翻译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孙武. 孙子兵法[M]. 郭化若, 今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2]陶汉章. 孙子兵法概论[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 [3]吴如嵩. 孙子兵法浅说[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3.
- [4]付朝. 孙子兵法结构研究[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0.
- [5]CREVELD V M. The Art of War: War and Military Thought[M]. London: Cassell, Willington House, 2000.
- [6]杨少俊, 王立国, 李小彤, 等. 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引入《孙子兵法》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1992(1): 86-100.
- [7]孙志明.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 2021.
- [8]CLAVELL J. The Art of War[M].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83.
- [9]刘晓霞. 描写翻译学视角下《孙子兵法》百年英译本的历时性研究[J]. 管子学刊, 2014(3): 110-112.
- [10]黄海翔. 论文化翻译观视角下典籍英译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以《孙子兵法》Minford译本中“诡道”的文化误读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9(1): 57-62.
- [11]黄海翔. 规范伦理学视角下典籍英译异化策略的再审视: 兼评《孙子兵法》Mair英译本的杂合伦理观[J]. 湖北大学学报

① 此处两句引文(原文为英语),为笔者自译为中文。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18-125.
- [12]纪蓉琴. 元语篇的主体间性建构与典籍英译:以《孙子兵法》英译为例[J]. 上海翻译,2014(2):54-58.
- [13]陈红,李加军. 古籍英译译者选词差异实证研究[J]. 中国翻译,2009(6):57-62.
- [14]郑建宁,安东哲.《孙子兵法》研究、翻译及其他:安乐哲教授访谈录[J]. 外语研究,2020(1):1-6.
- [15]杨士焯. 英汉翻译写作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16]杨士焯. 英汉翻译教程(第2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7]杨士焯. 英汉翻译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8]杨士焯. 简论翻译写作学的建构[J]. 写作,2008(3):19-20.
- [19]林语堂. 当代汉英词典[Z/OL]. [2024-11-20].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indict/>.
- [20]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9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1]英国培生教育有限公司.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6版)[Z].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9.
- [22]MINFORD J. An Art of War/Sun-tzu (Sun-zi):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2002.
- [23]钟明国. 赛珍珠《水浒传》译本评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4):57-60.

A study of the ways of expression in the twelv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theory

YANG Shizhuo^{1,2}, ZHOU Xu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1,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War* is the Chinese classic work on military strategy, which ranks the top among the seven military books in ancient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welve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theory, explores the various angles and methods of the expression used in th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s including diction, rhetorical devices and alignmen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and concludes that whe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t is essential to preser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y the translator's chief intent while eliminating redundant information and minimizing secondary interference.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translational writing theory;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ways of expression; Chinese classic works; translation of classic works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杨士焯,周旭. 翻译写作学视角下《孙子兵法》十二英译本译文表述解读与评析[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1):1-11.

YANG S Z,ZHOU X. A study of the ways of expression in the twelv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writing theory [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1): 1-11.